

安全理事会



S/PV.2363

1982年5月23日

第二千三百六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3日星期日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凌青先生（中国）

成员：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辛克莱先生

多尔先生

宫川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 11 时 20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

- (a) 1982 年 5 月 4 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37)
- (b) 1982 年 5 月 20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99)
- (c) 1982 年 5 月 21 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00)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阿根廷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秘鲁、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到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雅各布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斯特里特先生（澳大利亚）、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佩尔蒂埃先生（加拿大）、桑斯·德圣玛丽亚先生（哥伦比亚）、罗亚·库里先生（古巴）、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马耶·埃拉先生（赤道几内亚）、德尔普里·克雷斯波先生（危地马拉）、达里奥·洛沃先生（洪都拉斯）、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冈萨雷斯·阿里亚斯先生（巴拉圭）、卡列·卡列先生（秘鲁）、阿萨尔·戈麦斯先生（乌拉圭）和马丁尼·乌达内塔先生（委内瑞拉）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比利时和印度尼西亚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德弗小姐（比利时）和卡迈勒先生（印度尼西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日程上的这一项目。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我 4 月 2 日在安理会会议上已就敌对行动的最初责任这一问题发表了我的观点。很清楚，这个责任应由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首先使用武力的一方来负。我国政府全力支持安理会次日表决的第 502(1982) 号决议，根据该决议，阿根廷武装部队必须从这些法语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岛屿撤走。如果不撤军，决议提到的破坏和平的行动只会导致军事对抗。

在发生了最初的严重军事事件以后，法国政府曾表示希望看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使敌对行动停止，相互对峙的军队脱离接触。

因此，在 5 月 5 日，法国政府没有就问题的实质，即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争端表态，而是反复说明，它深信严格执行第 502(1982) 号决议是紧迫的。那次我们曾表示希望联合国秘书长能迅速拿出可以促使在停止敌对行动后恢复和平谈判的办法。

我国政府始终全力支持秘书长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切努力。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些努力至今未能证明有效。我们表示，我们对已经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冲突的加剧感到严重的关切。我们也意识到，在拉丁美洲这个法国与之保持着亲密的历史性友谊和合作的地区，这一形势已引起怎样的激动情绪。我们知道这种情绪会随着冲突的延长而加深。

因此，法国认为，作为一项紧急任务，应当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来结束敌对行动。我们知道秘书长已作出的努力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在他向我们提交的报告中已经提到的某些积极的方面。不管情况如何，我们

必须维护已经取得的成就。我国政府认为，秘书长因此表明他是特别能够圆满地完成这项工作的。它认为安理会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给予秘书长他所需要的全力支持。

韦兹纳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在5月份承担和履行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我们深信，在这一显然十分艰难和繁忙的月份中，你一定会以你众所周知的智慧、大公无私和外交才能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也想表示我们对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的衷心感谢，他令人钦佩地带领我们渡过了同样是困难重重的4月份。

安理会不得不在已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情况下重新审议南大西洋的局势。在上一次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之后的几周内，我们怀着日益关切的心情一直在注视着这个地区的事态发展，特别是由于联合王国军事行动的升级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的急剧加剧，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同样，我们对这场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与时代很不相称的殖民战争所造成的双方悲惨的生命损失和日益增多的伤亡深感关切。

安理会谅必记得，4月3日，当我们就我们对第502(1982)号决议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我们一开始就指出，我们与主席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起，呼吁有关的两国政府作出最大的克制，特别是要避免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继续谋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我们也指出了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的非殖民化方面。我们除了别的之外还说到我们已考虑到了下列事实：

“……早在1965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在其第2065(XX)号决议中承认，它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是

“‘……受了要在所有地方结束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这一珍贵的目标的激励而产生的，福克兰

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情况就属于殖民主义的形式之一。’”[S/PV.2350，第104-105页]

我们还回顾说，从那时起，大会和它的上述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就一直在审议这一问题，24国委员会递交给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就反映了这一事实。我们在结束发言时还说过，我们很遗憾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在第502(1982)号决议中完全被遗漏了。

我们的这些意见今天仍不失其正确性。我们仍然认为，使用武力或炮舰外交都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办法。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套办法之外采取法律上无根据和道义上可疑的制裁政策也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办法。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政策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国家在执行着，而这些国家过去在很多场合一直激烈反对安理会对比如说南非实施制裁，争辩说制裁不明智，无成效，不是外交政策的正当手段等等。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在我前面发言的许多人把对阿根廷实施的制裁说成是经济侵略行动，是企图对那个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单方面强加苛刻条件的政策，就毫不足为奇了。

我国一贯赞成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管这些争端的性质及地理政治背景如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有关双方之间的争端仍不放弃希望的原因。在安理会内外有许多国家也都十分明智地表示了同样的态度。请允许我在这个时候引用哥伦比亚总统5月4日给秘书长的电报，我只引用一句话，但这却是一句中肯的话。这句话似乎非常恰当地概括了本会堂里人们的情绪：

“进行对话比诉诸战争流血更易于取得和平。”

我们想在这里重申我们完全支持和钦佩秘书长，同时感谢他为和平解决这一冲突所作的无私努力。我们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努力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当然这完全不是他的过错。如同我们今天都知道的那样，近日来全世界同声发出的要求双方作出最大的克制的紧急呼吁未能说服联合王国政府不诉诸武力，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对于这一失败，对于单方面将敌对行动大规模升级从而导致最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我们只能表示极大的遗憾，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要使和平解决办法占上风还为时不

晚。安理会在这方面必须采取紧急有力的行动。在我们看来，首先，它应该下令立即停止所有的敌对行动。秘书长先前已经提到急需防止有更多的年轻人死亡，这是无须争论和刻不容缓的。随后的进一步措施可以包括双方从该地区逐步撤出军队以及取消制裁。也应该有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由联合国主持、安理会适当授权的具体的和有意义的谈判，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取得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这方面的因素通过秘书长前阶段的努力已经出现了。我国代表团乐意为这方面的努力提供帮助。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洪都拉斯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达里奥·洛沃先生(洪都拉斯)：主席先生，对洪都拉斯代表团有机会参加安理会这一重要会议，我想表示最大的谢意。我想借此机会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并想表示我们完全相信，由于你的政治机智和公认的才能，你在工作中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至于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现在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的敌对行动，我想表示，洪都拉斯政府和人民对两国都怀有友情和深切的敬意。我们的政府想对阿根廷政府和人民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要求表示支持。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正在造成生命损失的侵略行动。

面对当前的局势，即战争的局势，我们敦促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最终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作为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法所规定的原则和准则和平和公正地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以罗伯托·苏阿索·科尔多瓦博士为首的立宪政府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是使和平国际化，而这一目标在外交部长埃德加多·帕斯·巴尼卡博士在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上所作的我国外交政策声明中已经提到了。在那次发言中，他提出了给中美洲带来和平的具体计划。

我们相信，这一人们热烈想望的目标同南部地区正在发生的敌对行动也是同样有关的。本着这个信念，我们希望阿根廷和联合王国能开始建设性的对话以给这一地区带来和平。

最后，我想说明洪都拉斯人民和政府由衷地渴望

促进和支持能导致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行动或协议。

主席：我感谢洪都拉斯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尼加拉瓜代表。我邀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主席先生，我想祝贺你担任本月份的安理会主席。我相信，以你作为外交官的经验和你的政治才能，你一定会明智地和成功地引导安理会的讨论。我也要祝贺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这位不结盟运动的代表，他以他那众所周知的政治品质在4月份成功地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我也想代表我国政府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给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宁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我们认为他的献身精神、智慧、沉着和政治才能已得到充分的表现。我们确信，要不是由于我们大陆之外的那个想使拉丁美洲保持殖民地状态的大国不肯妥协，要不是由于谈判是在非常难以成功的阶段举行的，他的活动本来是会取得完全成功的结果的。在早先阶段所作的努力失败了，接着我们大陆的一个大国以标榜中立和公正的姿态试图干预和采取行动。

先生，我想感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给我们机会来就这个问题发言。这个问题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尼加拉瓜极为重要。我国政府难于理解的是，我们怎么会在二十世纪末叶还开会讨论象我们面临的这种问题呢？这个问题不仅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造成了荒唐的殖民局势。

我们拉丁美洲的一个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的局势确是令人吃惊的。目前，我们大陆之外的一个殖民国家的军队正在使用武力在他们过去由于采取了武力行动而非法占领的群岛上确立所谓的主权，从而使阿根廷丧失了从法律与地理的角度看是属于阿根廷的这块领土。阿根廷的要求是正义的，因为它是按照拉丁美洲占领地保有原则的理论继承了西班牙的权利，同时还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是在它的大陆架之内。国际法和拉丁美洲法完全支持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权利。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无视本大陆另一个国家所采

取的态度。它抛弃了它所宣称的作为调解人的立场，公开地结盟反对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这清楚地表明，它的利益与我们人民的利益很不相同。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读一下我国政府5月5日发表的有关这场冲突的官方公报：

“尼加拉瓜对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今天遭到英国的殖民主义军事镇压表示强烈的反对。这一行动不仅完全违反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违反4月28日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协商会议的最新决议，而且也是那个大国想把拉丁美洲拉回到过去——即以武力侵占领土的过去的一个企图。英国毫无道理的进攻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主权的直接攻击。尼加拉瓜作为与英国有着诚挚关系的国家，敦促该国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

“目前，美国政府采取的态度不容忽视。由于它公开支持本大陆以外的那个大国——它是侵略者，这就暴露出美国政府在这场冲突中没有持中立的态度。”

我国政府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它遵守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和不结盟的原则。我们毫不犹豫地谴责令人遗憾的、至今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本大陆仍然存在的新老殖民主义。此外，我们认为，保持不合时代潮流的诸如以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属领土为代表的那些殖民主义飞地的做法扰乱了国际和平，与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背道而驰的。

向你主席先生和向国际社会说清楚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想提一下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常驻代表爱德华多·罗卡大使在不结盟国家协调局所说的话，他说：

“但是还存在另一个事实，由于它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严肃性和奸诈性，这个事实是值得作为一个先例予以重视的。我指的是美国政府的態度，它为联合王国赢得讨伐舰队开到目的地所需的时间。这也违背了它自己的公正立场，欺骗了它自己的舆论，而且现在正在向殖民主义侵略者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这些事实十分清楚地表

明，联合王国是不想在事先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支持和直接共谋的情况下开火的。由于这个原因，两国同样都负有责任。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理解。”

那么，这就是拉丁美洲人民的理解，对此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认为，美国挥舞的泛美主义仅仅适用于一个方面：当有利于它的利益时，就实行；但当涉及给我们的人民以真正的支持的问题时，就无效了。我们的人民不会给美国带来它从它的欧洲盟国、从美国在我们的大陆上不曾找到的“第一流盟国”那里所得到的同样的好处。

这次殖民主义侵略使我们清楚地想起了过去海盗式的冒险活动的残暴，但这次英国的战争物资更高级。我们必须讲清楚，这次侵略是对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侵略，是与全世界要求消灭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只能靠使用武力维持的一切灾祸如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拉丁美洲社会现在是百感交集。突然，它既是美国所采取的立场的旁观者又是受害者。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美国给美洲国家体系强加的危机也许是不可逆转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美国认为美洲国家互助条约只是用来为它自己的利益和防务服务以及保护它自己的利益的工具。我们不明白这种态度如何能与门罗主义相协调。现在我们是否必须说美洲是美洲人的——同时也是英国人的？现在美国政府随便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使我们吃惊了。

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属领土所拥有的主权权利是不容怀疑的。不结盟运动对此已作了明确的反应，而我国政府荣幸地是这个运动的一员，而且我们认为它是第三世界国家避免对共同的问题作出共同的回答而发表观点的天然论坛。在1965年以后召开的各次外交部长最高级会议上，我们都曾支持阿根廷关于主权的正义要求，我们也曾敦促联合王国进行积极的谈判，以便把那块领土归还给阿根廷。

就我们来说，自1979年尼加拉瓜走上自由和政治独立的道路并参加不结盟运动以来，我们一直积极支持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对在1833年被用武力夺走的

它的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提出的正义要求。这里或许应该提到，占领一直持续到最近这一事实并没有赋予英国人以对他们要求的主权的任何合法权利。我们深信，即使领土被长期占领，由于长期使用而获得权利的理论是不能支持的，因为阿根廷从未停止对它提出要求，从未停止保卫它的权利。

尼加拉瓜政府明白这种局势多么使人痛苦。不仅是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正在遭难。正如厄瓜多尔常驻代表所说的，仅仅占领属于我们国家的合法领土，不管占领时间多久，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有效，因为这纯粹是侵占领土的问题。

根据1960年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第1514(XV)号决议——阿根廷共和国曾援引这一决议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联合国对此问题一直很关心，并敦促双方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后来在诸如大会第2065(XX)号决议、第3160(XXVIII)号决议和第31/49号决议中表示了它的关切之情。那些决议还特别号召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并对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示关切。同时这些决议敦促双方立即进行谈判。

最近安理会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此决议是联合王国提出和倡议的。那个决议除了别的之外还呼吁双方不要采取会加剧敌对活动的行动并立即开始谈判。决议还要求撤出所有的阿根廷军队。

我国政府感到惊讶的是，就是这个国家——它是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因而也是享有表决权的一个国家——明目张胆地无视安理会的权威和它自己提出的决议，竟然同时开动了战争机器，其中包括核潜艇。这样，联合王国无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以便首先收复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岛，然后用武力重新夺回它最初在1833年用武力夺取的领土，从而在美洲保持一块殖民主义飞地。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也无任何合法的理由，更不用说道义上的正当的理由了。

我们完全认为，这种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好战态度，使姊妹国家阿根廷无法遵守该决议。4月12日阿根廷代表在发言中表示，阿根廷愿意遵守该决议。他在发言中表示，他的国家打算遵守决

议的每一段话。最近，两、三天以前我们听到阿根廷副部长恩里克·罗斯阁下重复了这个意愿。他说：

“但是，尽管第502(1982)号决议有严重的缺点，对它理应持严重的保留意见，因为它未指出这是一个不合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事件，但阿根廷还是要明确地表示，只要英国政府采取相应的态度，它愿意遵守决议的条款。”[S/PV.2360，第16页]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我们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它的侵略态度，并且表现出愿意进行认真的谈判以及通过对话取得对此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们也要呼吁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停止对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一个侵略的受害者实行的不公正的经济制裁，因为这种制裁肯定无助于和平事业和通过协商解决冲突。相反，制裁强化了英国最保守的阶层所鼓励的好战态度。

我们要以最真挚的感情祝贺爱尔兰、意大利和丹麦在制裁持续了一周之后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承认其它一些国家对人类生活的改善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但要敦促它们不要支持联合王国的站不住脚的立场，并敦促那个国家参与谋求美洲社会所期望的解决办法。

尼加拉瓜认为，安理会有责任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促使立即停火并进行形势所要求的谈判。目前的局势已经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更糟的是，由于英国的顽固态度，这种局势还在继续和升级，这一切使安理会有必要按照宪章的条款迅速采取具体的行动。我们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对特别是我们中间那些正为和平而斗争的人们讲清楚，我们必须在安理会，在联合国的这个政治讲坛为我们的担忧和关切找到答案，为我们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最后，我想提醒安理会，尼加拉瓜人民与政府将无条件地声援姊妹国家阿根廷。我们重申尼加拉瓜外交部长在美洲国家组织第二十届外交部长协商会议上的讲话的全部意义：“兄弟的阿根廷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这个信息是积极声援的信息。我们的人民

献身于保卫我们的革命成果，与拉丁美洲怀有同样的感情，我们准备象我们理应的那样维护阿根廷人民拥有其主权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新西兰代表。我邀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让我代表新西兰政府在安理会发言。也请允许我表示，由你来指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我们是多么的高兴。我们知道，你与你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具有在这一关键时刻所需要的耐心、经验和智慧。

七个星期以前，在本安理会里，我国代表团曾表达了新西兰对由于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所造成局势的严重关切。第502(1982)号决议表达了安理会的这种关切。这一决议为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提供了基础。

但是，自4月3日以来，阿根廷政府无视那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公然对抗安理会。它对该决议的解释既违背决议的精神，又违背决议的文字。它企图把战争的责任推给联合王国，并且以荒诞的颠倒事实和违背逻辑的手法否认联合王国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其合法的自卫权利是正当的。它不但没有撤退军队，反而增加了军队。它对执行第502(1982)号决议提出了无法接受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阻碍了美国和秘鲁为和平解决问题铺平道路所作的最坚决的努力。

不久前，似乎可望达成一项协议，它将满足第502(1982)号决议的要求，并为取得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铺平道路。但是，秘书长的努力由于阿根廷采取花岗岩般的僵硬和顽固态度而失败了。同时，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为谋求一项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所作的耐心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努力不得不终止。新西兰对秘书长在履行本组织赋予他的职责时所表现的公正和坚决的态度是极为钦佩和尊敬的。

虽然仍有争议，但在新西兰政府看来，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关于福克兰群岛人民

的愿望，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当对所有的事实作出了评价之后，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这场危机中受侵害的两方是英国和福克兰群岛的人民，他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完全是无缘无故的。这是违反国际法和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行为。采取这种行动是完全无视必须坚持的本组织的两项基本原则：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不得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的原则和所有的人都享有自决权的原则。阿根廷公然对抗安理会的强制性决议，说明它蔑视本组织所主张的原则，这点是无法回避的。

由于谈判破裂，这个问题自然又回到了安理会。现在安理会明确的责任就是要求阿根廷终止对福克兰群岛的侵略并且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争端，而不要预先判断其结果。我们一定会看到秘书长将在谈判过程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英国政府最近几周所采取的以及现在正在采取的行动是阿根廷非法和无故侵略福克兰群岛的直接后果。这些行动是英国决心抗击侵略和支持该群岛人民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的一种表现。联合国支持自决的原则。福克兰群岛岛民和任何其他人民一样都享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是他们被强行剥夺了的权利，这是必须归还他们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新西兰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赤道几内亚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耶·埃拉先生(赤道几内亚)：先生，首先我想同其它代表一道祝贺你担任安理会5月份的主席。你作为外交家的优秀品质和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将保证我们的审议工作获得成功。我们也想对扎伊尔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担任前任主席期间的工作表示祝贺。他尊严和能干地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认为，近几天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棘手问题所采取的行动造成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并使我们更接近于战争升级，而这种升级又有可能导致会带来无法预言的结果的一场大战。

这种局面的后果对联合王国、对阿根廷共和国和对人类都是可悲的。

当前，当人们期望永远消除所有的殖民主义残余的时候，赤道几内亚代表团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纯粹是一个殖民主义性质的问题，它清楚地表明了想把一国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另一国——或者换句话说，恢复殖民主义枷锁——的霸权主义欲望。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支持阿根廷对属于它的一块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众所周知，由于一位伟大的美国政治家的主义，他的哲学以著名的历史术语“门罗主义”而闻名，很大一部分非殖民化任务已经完成。

我想以由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上校阁下为首赤道几内亚最高军事委员会政府的名义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在阿根廷人民设法谋求公正和持久的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办法的这一困难的历史时刻，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人民与我们的兄弟阿根廷人民完全团结一致。西班牙国际社会内部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历史联系把我们与他们结合在一起。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同样认为，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的斡旋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想促请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支持他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最高机构必须授予秘书长新的权力，以便他继续同各方谈判，用对话的手段取得和平解决办法并且使在南大西洋发生的敌对行动立即停止。

主席：我感谢赤道几内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巴拉圭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冈萨雷斯·阿里亚斯先生（巴拉圭）：我想为我有机会在安理会就这个促使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严重事件发言表示我的谢意。首先，我想对出席会议的拉丁美洲国家外交部长表示欢迎，他们是：阿根廷的尼卡诺尔·科斯塔·门德斯博士，巴拿马的豪尔赫·伊留埃卡博士以及昨天出席会议的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何塞·阿尔维托·桑布拉诺·贝拉斯科。

我国代表团以极为关切的心情得知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进一步恶化的最新消息，这一冲突是在两个与我们都有密切关系的西方国家之间发生的。

我们自己的国家在一百年稍多一点的独立生活中就遭遇到两次战争的恐怖，其残暴的程度也许在美洲大陆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痛苦的经历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关切是真诚的、有理由的。

关于这一冲突，在对巴拉圭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进行评论的过程中，我国外交部长阿尔维托·诺格斯博士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在这个特殊的讲坛，现在没有必要由我向你们详尽叙述阿根廷所熟知的情绪，也不必提及巴拉圭和阿根廷所共有的有利于真挚的相互合作的希望。今天，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亚西雷塔事业——一项纪念碑工程，我们以此向我们的后辈提供了表明真正融合为一体的永久性证据。”

我们以最大的兴趣听取了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向安理会提出关于他为促使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冲突所作努力的报告时所讲的话。遗憾的是未能取得所期望的结果，而且又一次诉诸了武力。然而，秘书长所作的努力和所讲的话依然有效。我们信赖他的能力，信赖冲突双方的成熟。或许这是一个估计形势、克制情感、放弃极端态度和寻求能满足双方都要求的权利的真正解决办法的一个问题。

巴拉圭从冲突一开始就表明它支持谈判解决问题，并且一直以极大兴趣和满怀希望注视着美国国务卿和联合国秘书长为使双方坐在一起所作的一切努力以及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我国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并已在上月在安理会会议厅发言时阐述过了，我想就不必重复了。

但是，当前我们最关切的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的敌对行动的升级。在目前的对抗阶段形成之前，我国外交部长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曾说：

“最重要的是扑灭在美洲命运中已爆发的战火并且冷静地寻找在我们大陆维护和平与安全的

办法，深信我们这样做不仅对美洲而且对人类的未来都将是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

他还说：

“在美洲再也没有其它任何国家比我国对防止已在南大西洋发生的严重危机更为关心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的威胁性和危险性变得越来越大。”

因此，安理会应该首先找到停止敌对行动的方案，然后再谋求促使这一冲突获得和平和持久解决的办法。

我国代表团深信，在安理会的这一决议以及在1965年、1973年和197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某些有关决议中确实存在着一个适当的基础，这些决议建议双方进行谈判，而我国也是这些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之一。

我们这个组织在1965年曾给予大力支持的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应该继续进行。我们认为，双方所遭受的无法弥补的生命损失和巨大的物质损失恰好提供了沉痛的证据，说明要是阿根廷与英国在过去17年中的接触取得了什么具体的结果，那么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本来会是多么有利啊！

新的流血行动仍在进行，其严重程度和整个规模我们并不知道，这促使我们更加坚信，任何旨在促使停止敌对行动的努力都是有利的。安理会有不可避免的、紧急的责任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促成这一结果。因此，我们支持最初提出的这一想法，即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应该正式受权继续努力以实现谈判解决问题以及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安理会对履行本组织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如有任何拖延，都可能导致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和升级，这就可能威胁整个地区的和平，而且在眼前和长远的阶段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哥伦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桑斯·德圣玛丽亚先生(哥伦比亚)：我想向阿根廷外长科斯塔·门德斯先生致以十分亲切的兄弟般

的问候，并对巴拿马外长伊留埃卡先生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还想通过马丁尼·乌达内塔大使向昨天出席大会的委内瑞拉外长转达我的最良好的祝愿。

正如我高兴地对你主席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曾有机会钦佩你的人品和政治家风度。因此，在安理会处于目前这种极为困难的处境时，我们能有一位经验如此丰富的人来主持这些会议，实在是令人感到幸运。

我要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全体成员让我有机会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参加这次辩论。

我相信安理会将会迅速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促使实情停火并且全面贯彻第502(1982)号决议。我们相信，这将会结束这一牺牲年轻人宝贵生命并破坏英国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用以发展和改善社会福利所需的资源的愚蠢做法。

就联合国而言，维护和平不仅是它的主要宗旨，而且也是它每天所受到的挑战。每天都在努力解决困扰着国际社会的种种问题以及解决那些其他手段未能解决的争端。一旦发生冲突，如南大西洋发生的情况那样，安理会防止业已发生的冲突进一步加剧的责任是重大的。

对联合国来说，现在是极为困难的时期。如果它表现出无力建立国际法律秩序，未能阻止使用武力来解决冲突，未能防止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就将使本组织显得无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倘若本组织无法实现它的目标，那么它将显得十分软弱。

我的国家充分意识到南大西洋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它对本半球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极大影响。我们相信，以双方都满意的办法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有可能的。经过秘书长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使命未能获得圆满成功。尽管安理会要求停止这些行动，但不幸的是暴力行动还在升级，敌对行动还在继续。这又导致了許多无辜生命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冲突升级的危险性不应低估，特别是如果人们考虑到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同世界各地发生的区域性冲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话。当前对国际和平的最大的潜在威胁之一就是某个区域性冲突有可能出人意料

地直接牵涉到核国家之间的复杂和脆弱的关系，使它们轻率地陷入无法控制的危险境地。而这一令人关切的情况反过来又牵涉到介入或不介入世界上某些事件的问题，牵涉到由于军事条约、军事援助要求和向区域性冲突的双方提供大批武器和技术援助而造成的困难和易引起争论的局势。

两个在历史上一直是朋友的国家为了争夺双方都认为是属于自己的领土权利而发生了冲突。各方都在维护它认为是自己专有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各方都求助于联盟和团结盟约，以便能够保卫自己并惩罚冒犯行为。

停止敌对行动、撤走军队和进行外交谈判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要求。如果有关双方都接受上述要求，这就朝着这个必须采用的解决办法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所有的美洲和西方各国人民同某些共同的法律、政治以及道德准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哥伦比亚自开始其独立生活以来，就下定决心要服从法治。我们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地位使我的国家有责任一定要服从按法律而不是按武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基本立场也是阿根廷人民的立场，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支持阿根廷人民在有关的谈判中所提出的主权要求。阿根廷和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知道，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其他讨论会上，我们都毫不犹豫地反对殖民主义。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支柱。

在哥伦比亚，对过去十至十五代的任何男女来说，提及奴役确实就是提及历史，这促使我们想起我们的先辈们和1851年时我们的国家。我想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年青一代也有同样的感受。这是人类历史上对人进行贩卖的时代，与石器时代确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们曾认为，现代文明和文化教育早就应该彻底消灭这些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了。

其他的各种不公平现象、贫困的束缚、失业、无知、营养不良、疾病都影响着现在的一代人。对发展的雄心确实只不过是要求用明智的手段消灭那些新形式的人类奴役的愿望罢了。

对我们大陆上的目前这一代人来说，过去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构成强国与弱小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部分的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就象贩卖人口一样，也是一种时代错误，是与拉丁美洲青年的观点不相容的。没有人能接受或容忍殖民主义。我们这个半球的所有国家都持有这一反殖民主义的立场。

然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已经使一些大大小小的国家通过谈判、对话和政治协定取得了独立，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是公平的。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经验，我们代表团才相信，继续进行外交和政治谈判也许会导致这一争端的解决。如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过去在给予其前殖民地自由这点上经常表现出灵活性，那么有理由期望，对目前这个问题，它也会按照联合国所接受的非殖民化政策这样去做。

哥伦比亚总统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阿亚拉博士4月14日在给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的一封信中写道：

“哥伦比亚非常重视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目前的处境……。我们与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一起向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建议由美洲国家体系出面调停，防止武装对抗所带来的悲惨结果以及军事和经济封锁所招致的不良后果。”

他接着说：

“哥伦比亚捍卫阿根廷的事业，支持它针对英国提出的要求，并且在联合国毫不犹豫地宣布这种支持。”

昨天，图尔瓦伊总统在给阿根廷总统、英国首相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再次用类似的语言表示支持秘鲁总统的建议。

我想对安理会说，哥伦比亚代表团想重申它与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联合发出的呼吁，要求寻求一个和平的、实际的和有效的解决办法。

目前南大西洋的战争形势非常严重，无辜的年轻生命牺牲惨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在此我国代表团想提一下两个具体问题：必须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建议，要它规定立即停火；第二，我们必须重申我们

对联合国秘书长所进行的工作抱有信心，并请他带着安理会的正式授权继续致力于谋求解决目前这一严重局势的适当办法。他那献身于和平事业的精神、稳重谨慎的态度以及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的能力是阻止武装冲突、促使两国政府重新进行对话和谈判的最佳条件。

主席：我感谢哥伦比亚代表团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萨尔瓦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先生，你在联合国的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精明、才能和外交经验是你在担任主席期间成功地指导安理会各项活动的可靠保证。

我国代表团谨向与会的阿根廷外长科斯塔·门德斯以及伊留埃卡外长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首先，我要感谢安理会允许我在两个友好国家——一个是本大陆以外的国家，另一个则属于拉丁美洲——在美洲大陆的范围内由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而发生公开冲突的困难时刻来发言。

我们想表明萨尔瓦多的立场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是在阿根廷共和国领土管辖范围之内，因此阿根廷应该对这些岛屿行使主权。萨尔瓦多在区域性组织中以及在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中重申了这一立场。

因此，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属于非殖民化项目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西半球的这个殖民据点不应该继续存在。从这一观点出发，阿根廷共和国今年4月2日的事实上的占领是符合法律上的权利的。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联合王国于1833年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侵占就使它可以对这些群岛提出任何合法的要求。实际上，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要求是阿根廷脱离宗主国获得独立所固有的权利。因此，阿根廷享有固有的权利，任何国家在法律上都不能否认这些主权权利，这些权利在本质上是不可否认的和不可剥夺的。

按年月顺序，我们面前有两个事实上的事件：第

一个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联合王国用武力侵占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第二个事件就发生在今年的4月2日。

鉴于这些情况以及侵略和自卫的概念——后者是合理地、有分寸地运用的——当我们分析宪章的有关条款时，应该考虑一下，援引这些条款来为没有理由的惩罚性讨伐行动辩解是否合适。

这些事实是有真实的历史的。按照刑法的术语，我们说这两件事之间有着因果关系是恰当的。就马尔维纳斯群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发展已使冲突升级。安理会正是在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报道发生严重的流血和敌对行动的时候举行会议的。出于对所报道的南大西洋的严重事件的关切，我们在这里发言呼吁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来。在这方面，安理会无疑有责任促使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恢复对话。

在我的国家看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一个尊重双方的权利和利益的解决办法当然是理想的结果。关于这一方面，萨尔瓦多全力支持本组织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有谋求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所做的工作。我们认为，倘若时间充裕一些，而阿根廷政府看来是愿意提供时间的，秘书长的工作本来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安理会在这些会议上正式授权秘书长继续进行他的曾经有过良好开端的工作并继续进行斡旋将是正确的。

萨尔瓦多深信，通过秘书长的出色工作和努力，应该有可能找到双方立场的共同点。我的国家认为，我们在联合国的权限范围内开动这个世界组织的宪章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规定建立的机器是必不可少的。完全遵守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也是必要的。在这点上，卷入这场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合法地声称，它是第502(1982)号决议的唯一执行者，而另一方则不是，因为事局的发展对双方是同样适用的。

我们想提请大家注意按照美洲国家互助条约并在美洲国家组织范围内召开的第二十次外交部长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敦促阿根廷和英国政府停战，以便使得有可能继续进行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争端的工作，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考虑到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权利以及生活在那些岛屿上的居民的利益。这一决议的案文可以

在安理会文件S/15008中找到，我不想详细讨论这一决议了。然而，在那次会议上就欧洲经济共同体对阿根廷实行经济制裁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值得研究的。我们认为，这种制裁措施具有对阿根廷人民进行经济侵略的性质，因而是必须予以拒绝的。我们同样坚决谴责参与了反对阿根廷共和国的这一阴谋的其他一些国家的行为和言论。

最后，萨尔瓦多渴望国际和平与和睦。我们希望，向联合王国和阿根廷政府提出的、要它们恢复谈判以便找到可以公正地、和平地、体面地和持久地解决在南大西洋发生的这一冲突的办法的建议能取得成果。

主席：我感谢萨尔瓦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比利时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弗小姐（比利时）：主席先生，看到你在这重要的时刻主持安理会会议，我表示满意。请允许我感谢你同意了我国代表团的要求，让我代表比利时政府在这次辩论中发言。

首先，我想热情赞扬秘书长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为了促使我们所关心的这场冲突获得和平的、公正的解决而坚韧不拔地、满怀信心地所做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不懈努力未能获得成功。我们想表示希望，这些努力如果能更明确地弄清争论的问题，制定出可能的解决办法，那也许就可以作为秘书长进行新的尝试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

我们之所以要求参加辩论，是因为比利时对违反国际法以及违反我们组织宪章的基本原则的行为特别敏感。我的国家很自然特别忠于有关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使用武力的条款。

尽管安理会在4月1日发出了不使用武力的呼吁，阿根廷还是入侵了福克兰群岛，从而违反了上述原则。

在迄今我们所经常听到的那些讲话中，我感到似乎忽略了这一事实，即安理会现在面临的悲惨局势正是起因于阿根廷的行动。

在安理会发出这一呼吁之后，4月3日安理会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决议要求撤走军队，但阿根廷对这一决议仍然不予理睬。

似乎在某些人看来，对阿根廷的行动作出的反应与所涉及的问题是不相称的。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必须坚决而又明确地指出，使用武力是不允许的，不能以此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如果使用武力的行为得到报偿，那么这将鼓励任何有领土野心的国家仿效。世界和平甚至将变得更加不稳定，而许多国家，不管它们属于哪个集团，都将感到受到威胁。另外，世界上许多小国对阿根廷入侵的反应也表明，它们已意识到这种危险。

我们在许多发言中听到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决定实行的经济制裁的攻击。似乎甚至还援引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说这个决定是违反了宪章第四十一条，还声称这一条款规定只有安理会才能就制裁问题作出决定。

比利时参加这种制裁与它的伙伴们一样，一方面是想具体表明它认为这种受到安理会一个决议谴责的违反宪章的行为是严重的，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想表示支持现在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以便找到一个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我不想对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也不想在主权的问题上表明立场，主权问题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而谈判的结果是不能预作判断的。我们曾希望形势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尽管有这些悲惨的事态发展，我们仍然希望理性能占上风，阿根廷能同意遵守它迄今一直无视的第502(1982)号决议的条款。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能按照该决议的各项原则和过去谈判中已经出现的因素迅速恢复。我们不应该忘记所有会员国在签署宪章时所承担的要尽一切努力来谋求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宪章本身提供了我们可以用以实现这一目的的程序。另外，不应允许领土要求践踏人民民主选择自己命运的利益。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努力能获得成功，并能缔结一项公正的、光荣的、符合法律的和平协议。

主席：我感谢比利时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迈勒先生(印度尼西亚):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为你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你所表现出的杰出品质和丰富经验使我们参加安理会讨论的所有的人都深信你有能力指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处理好这个最困难和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我也想借此机会表示我高度赞赏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担任上月份安理会主席时所表现出的老练和献身精神。

我要感谢你主席先生以及这一机构的成员给我机会使我能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参加这次辩论。我国代表团是代表着世界另一个地区的一个国家,就地理上说,这是一个远离战场和争端双方的地区,也就是东南亚。我们与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对南大西洋的事态发展极为关注,也要向安理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采取行动制止目前正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周围地区的海上、空中以及陆上所发生的破坏性战争。

安理会是在危机的气氛中举行会议的,此时,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不仅造成了破坏和死亡,而且也毒化了国与国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因此,现在是真正的危机时刻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我国代表团高度赞扬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在过去几周里坚持不懈地努力谋求停火和在直接卷入的双方积极参加下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毫无疑问,由于各个国家都希望实现和平解决和实施第502(1983)号决议,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关于这一点,两国在安理会都谈到过。秘书长在其努力中提出了一份草案,这份草案加上在他与双方磋商的基础上所进一步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可以正象他所说的那样恢复和平并预示着持久解决冲突的过程的开端。然而,对这些建议的意见一致程度虽然是“很大的和重要的”[S/PV.2360,第22页],但还不足以把双方从战争的局势中引导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必要的和解还未实现”[同上]。目前,全面的战争正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周围地区激烈地进行着,而且这场战争是在几个星

期以前还是有着亲切的和非常友好的关系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

印度尼西亚虽然位于远离发生冲突地区的东南亚,但它的政府同样非常关注马尔维纳斯争端所引起的事态发展。4月10日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部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强调了这一关注。它真诚地希望,同印度尼西亚都有着极其良好关系的争端的双方能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而不要采取任何会恶化业已困难的局势和扩大冲突的行动。

秘书长在5月21日向本机构报告了控制冲突和防止冲突爆发为公开战争的种种建议,我国代表团在聆听他的报告时联想到了涉及我国的由于西伊里安争端而引起的非常相似的形势。在那次冲突中,当全面战争的最初阶段已经开始时,正是与秘书长目前提出并已向安理会报告的建议十分类似的建议把战争化为停火并最终解决了西伊里安争端。这要归功于世界各国所表现出的善意、当时的秘书长吴丹的主动行动以及联合国的全面参与执行协议。

目前的局势可能不完全相同,当时的做法在当前的危机中也许可能遭到反对,但我和我国代表团都感到,回顾二十年前的这一插曲是适时的,不管这样做有何价值。那个解决办法集中体现了争端双方所表现的和解精神以及它们与联合国这个肩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组织的紧密合作。

今天,随着马尔维纳斯亦即福克兰群岛及其周围地区的战争形势的恶化,安理会当务之急就是呼吁结束这场战争,停止敌对活动。无人知道,这场战争是否可能是涉及不仅仅是目前的交战双方的、范围更大的战争的开端。正如所有会员国都知道的那样,战争本身有其不可预测的动力。关于这一点,爱尔兰代表上星期五曾说:战争“可能是经过预测后才开始的。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就马上不受预测的制约……”[S/PV.2360,第58页]。

此外,我们的秘书长在全面战争开始之前的几天里曾令人敬佩地做了许多工作。应该授予他充分的权力,以便在业已取得的暂时性的、非正式的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达到如下目的:首先,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第二,就实施第502(1982)号决议的方

式取得一致意见；第三，建立一个有秘书长参加的谈判机构。

这是安理会应该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这也是国际社会期待安理会做的事情。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秘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列·卡列先生(秘鲁)：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深信，你的外交才能、公正、沉着以及公认的智慧将保证我们所面临的这一严重和紧迫的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并且会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恢复南大西洋和平的方法，从而实现本组织的最崇高目标。

我还要向上个月娴熟和明智地主持了安理会事务的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示祝贺。

我还要代表秘鲁代表团向与会的下述外交部长表示亲切和充满敬意的问候，他们是阿根廷的尼卡诺尔·科斯塔·门德斯先生、巴拿马的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以及参加昨天会议的委内瑞拉的何塞·阿尔维托·桑布拉诺先生。

我已传达了秘鲁外交部长哈维尔·阿里亚斯·斯特利亚先生的指示说，他在对姊妹国家委内瑞拉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归来后，由于紧急公务在身而未能亲自参加这次会议。

秘鲁代表就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在安理会发言已不是第一次了。4月3日，我们曾有机会阐明秘鲁的立场，我们认为，现在来总结这一立场是适时的。秘鲁支持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就一种殖民主义局势所提出的要求，这种局势就是回到过去的时代，是侵犯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这个国家149年以来一直提出主权要求并为了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秘鲁作为一个和平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希望用和平方式找到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使用武力已经造成许多人丧命。为了同心协力地为这场争端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

决办法，我们已经作了努力，并将继续努力。这场争端令人遗憾地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公开冲突。

没有必要叙述导致出现目前危急局势的实际情决。秘鲁和本组织的大多数会员国都清楚，这个问题不是在今年4月2日突然发生的。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前半期，当时某些欧洲强国认为可以通过派遣它们的舰队来扩大其利益。1833年，阿根廷当局和人民被用武力从马尔维纳斯群岛赶了出来。阿根廷共和国独立后继承了对这些群岛的所有权和主权，而直到英国占领之前，那里一直是和平的。如果那时有一个安理会的话，它肯定会要求英国撤军的。

我们这个组织不仅仅是个袖手旁观者；它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是积极的倡导者，而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已为期不远。由于最近的历史就是如此，提醒一下安理会，这一进程当然并没有由于殖民国家的善意和积极合作而取得进展，也许是恰当的。给那些受殖民国家统治的人民和领土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提醒一下安理会，若干殖民地状态是通过长期的流血解放战争而结束的，也是恰当的。

秘鲁在这件事上一直持积极态度，其根本和不可改变的理由是：我们支持阿根廷共和国，自独立以来它一直是个姊妹国家，我们支持它就恢复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及附属岛屿——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的主权提出的正义要求。我们热切希望和平解决，这样做是冲突双方的光荣，可以制止进一步流血，结束这两个有着许多共同点的国家之间的争端。

这不是一个两个国家对一块其主权未定的领土发生争端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在170多年以前阿根廷获得独立时，这些群岛就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法律上和行政上都与它联系在一起。然而，一次武力行动就从阿根廷手中夺走了对它们的主权，接着英国政府颁布了行政条例，又迁来了移民，这使得英国政府现在声称它的地位是有效的。但是，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从未这样承认过，联合国系统中经常以压倒多数票通过的许多决议就说明了这一点。

巴西常驻代表说得好，没有任何仲裁裁决和国际法律裁决或条约给予这一历时149年的占领以合法性。

因此，不能认为阿根廷的主权已经终止。阿根廷的各种权利在今天同 1833 年一样具有充分的有效性。在过去十五年一直在竭尽全力进行和平谈判。接着发生的是采取合法行动收回一直属于阿根廷的土地。不能把阿根廷收复领土的合法行动看得比英国的武力行动更严重，英国的武力行动是这个殖民问题的根源。如果美洲的一个姊妹国家的领土过去没有被这样肢解过的话，这个问题本来就根本不会存在。

各位同事曾说安理会第 502(1982) 号决议不够完善。这是正确的。首先，它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偏袒的态度，它没有承认这个问题的根源，而事实上，联合国大会关于非殖民化的各项决议，尤其是第 1514(XV) 号决议、第 2065(XX) 号决议以及第 3160(XXVIII) 号决议都承认了问题的根源。这些决议承认，这种状况基本上是属于殖民性质的。安理会第 502(1982) 号决议之所以有缺点还因为它没有起到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作用，因为英国政府使战争升级了。此外，第 502(1982) 号决议与我所提到的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从文字到精神都不相一致。它力图维持现状，而国际社会之所以谴责这种现状，恰恰是因为它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是殖民主义性质的。然而，尽管第 502(1982) 号决议是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但这个国家却没有予以遵守。

但是，当人们意识到通过其投票帮助通过了第 502(1982) 号决议的安理会另一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向联合王国保证要给予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时，我所描述的局势就变得更为严重了。美国的这一立场是令人遗憾的。除了违背第 502(1982)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 段的文字和精神以外，美国由于提供支持与合作使得联合王国政府感到受到了鼓励可以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并且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行动。然而，大部分国际舆论，甚至它在欧洲共同市场中的贸易伙伴们也反对这些行动。

秘鲁不仅由于它与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有着深远而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因为它致力于并坚决支持和平的事业，它才对这一危机的发展日益感到关切。由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总统领导的秘鲁制宪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断谋求避免发生敌对行动和直接冲突的方法，谋求 72 小时的停火，以便为美国国务卿所从事的和平努力提供便利。黑格先生的努力失败以后，秘

鲁就竭尽全力以求实现促成停止敌对行动和为双方进行谈判打下基础的计划，而通过谈判将有可能公正和持久地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殖民地的问题。

4 月 3 日，秘鲁政府在一份公报中阐明了它的立场，公报有三点基本内容：第一，秘鲁支持阿根廷的以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声明和决议为基础的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要求；第二，它重申支持按照并尊重现行条约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第三，呼吁双方进行谈判，谋求和平解决这一局势的办法。

4 月 12 日，秘鲁政府正式向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提出建议，建议根据安理会第 502(1982)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 段，在美国国务卿继续进行双方都接受的斡旋的同时，实行 72 小时的停战。秘鲁这一倡议的目的是防止武装对抗，因为当时武装对抗正在使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局势更形严重。

秘鲁政府的这一呼吁得到了阿根廷政府的欢迎。至于英国政府，它通过外交大臣给秘鲁外交部长的电报说，英国赞赏秘鲁政府为支持旨在促成外交解决的努力所表现的关心，但它坚持它的值得怀疑的论点，认为是阿根廷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行动导致了武装对抗。作为对秘鲁的意见的一个具体答复，联合王国外交大臣说，任何解决办法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阿根廷的武装部队从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属领土撤走，然后，他深信秘鲁将说服阿根廷政府，使它相信有必要履行它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换言之，这一答复回避了秘鲁提出的实行停战的观点。

4 月 14 日，秘鲁外长向英国政府再次提出了实行 72 小时停战的建议。在指出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各种理由已给予适当考虑之后，考虑到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的危险性，秘鲁外长坚持了他提出的实行停战的建议，并论证说停战之所以必要，恰恰是为了创造最合适的条件，通过协调双方观点使工作朝着外交解决的方向前进。

正如大家都会看到的那样，秘鲁的意图是使谈判有可能在和平的气氛中举行，以便使缩小双方的立场分歧的工作更为可行。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那样，一旦敌对行动爆发以及双方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军事人员伤亡，由于双方的态度自然变得强硬而使

谈判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英国政府4月14日以那种业已清楚表明态度再次答复说,它要求满足的第一个条件是阿根廷武装部队从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属领土上撤走,只要不撤军,就不存在谈判解决争端的必要条件。由于那些我没有必要去探究的原因,英国政府又想回到现状,而如果阿根廷过去接受了这种现状,那就意味着阿根廷承认不存在任何使得有必要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命运重新进行谈判的明显的形势变化了。

秘鲁政府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促进谋求使双方都能接受这种必不可少的谈判的方法,为此,它在应阿根廷的要求于4月25日至28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第二十次协商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为了考虑美洲国家互助条约所规定的和平解决办法的最佳效能,这份决议草案主要是谋求有效地停止敌对行动,实行一段时间的停战,这样就可以使双方有可能进行新的谈判,同时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参加谈判开辟道路。决议草案同样也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权利并要求停止对这个拉丁美洲国家实行的经济制裁。

4月28日,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第二十次协商会议经过一些修改之后通过了由秘鲁提出并由巴西、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共同发起的这一决议。

由于美国国务卿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未得到任何反应,没有取得双方所希望的结果;秘鲁政府出于对冲突加剧的深切关注,认为有必要继续探求一切可能的方案使双方坐在一起并防止进一步加深阿根廷和英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危机。由于这个原因,秘鲁总统5月1日向双方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实行停战,撤走双方的武装部队,按照联合国大会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各项决议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第二十次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立即开始谈判;由联合国在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的支持下临时管理这些群岛。

秘鲁的这一倡议一开始就得到双方的同意,成了直接有关的两国政府之间深入谈判的主题,双方都利用了秘鲁所提供的斡旋。这一建议和后来修改的部分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了,特别是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

在离英国强行规定的禁区以外36海里处被击沉一事使得这项建议最终未被接受。

由于这场冲突中的敌对活动发展到双方可能无法控制的程度并可能蔓延到更大的区域,从而加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由于其它一些和平活动,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安理会主席支持下所进行的活动遇到了迄今还无法克服的障碍,秘鲁共和国总统于5月20日向阿根廷和英国政府提出了将给南大西洋带来和平的新方案。这个方案的思想是,由于迄今无法达成一项正式的协议,双方可以分别同意它们向秘书长提交的关于协议的最新建议,这样将会促成双方按照有共同点的条款行事。比如,可以实行停战,双方共同撤军,由联合国或由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系小组在一致同意的时间内对这些群岛进行管理。

同样,秘书长或由双方同意并由秘书长提议的联系小组将负有这样的任务:组织和主持旨在实现永久解决的谈判,同时监督双方武装部队立即撤离冲突地区的事宜。

秘鲁的最后这项计划得到了哥伦比亚总统和委内瑞拉总统的支持并且已被阿根廷共和国总统所接受,联合王国对此也未拒绝。因此,秘鲁政府希望并相信,这项建议是可行的,并且仍然是开放的,因为它保有双方已表示同意的那些要点,而保留那些靠了秘书长的宝贵和不懈的努力、来之十分不易的许多成果,是非常可取的。

说明秘鲁的建议可行的另一个理由是若干代表都认为,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作为秘书长应该继续以其迄今所表现出的才能来指导他业已参加并且即将取得成果的谈判。

因此,秘鲁政府同意所有这些国家的意见,认为安理会应该呼吁立即停火,并且授予秘书长明确的广泛权力以继续进行恢复和平的努力,因为这样做显得更有必要,这是由于敌对行动的最新发展令人毫不怀疑,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必须刻不容缓地谋求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这场冲突现在正引起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极大惊恐和苦恼。

最后,我吁请那些负有安理会理事国崇高职责的

国家尽早提出一项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条款的决议草案，规定采取能在目前南大西洋流血对抗中充当主要角色的两国之间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秘鲁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事件是十分严重的。有许多人丧生，具体数目尚未准确地确定。由于我们这个大陆之外的一个大国赖在那个殖民地不走，冲突加剧了。这个大国从8,000英里外的国土来到拉丁美洲，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种种破坏。

阿根廷民族正遭受侵略，此时若要以镇定平静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十分严重的局势是不可能的。这一局势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具体行动。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有必要就此采取行动，尽管很自然有可能遭到联合王国的反对和否决。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安理会履行宪章所赋予职责的障碍。

巴拿马已表示了它对秘书长的信任，并认为如果他受命继续努力按照安理会的决定使拉丁美洲大陆恢复和平，那么这一使命只有在双方部队已经实现停火并脱离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不然的话，只会使秘书长面临一种很不愉快的局面。我国出于对联合国组织和秘书长本人的尊重，不希望秘书长遭此难堪。

由于联合王国持不妥协态度，与它进行的谈判还没有进展。昨天帕森斯大使发表了一些确实是不容避而不答的言论。秘鲁大使卡列·卡列刚才已谈了所作的努力。我注意到了卡列·卡列大使所说的非常客观的话，其大意是：英国和英国政府过去、现在和今后继续顽固坚持的首要条件是阿根廷把部队撤出马尔维纳斯群岛。但是这并不是首要的条件，而是唯一的条件。联合王国所做的等于是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英国首相本星期一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英国代表提到了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发言人所使用的语言。我认为他们使用的语言是温和的，因为没有任何语言能反映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由于英国及其盟国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感到的愤慨和不满。英国人的顽固态度引起了一系列的冲突、动乱和危机，它们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也是法律上和心理上的，严

重破坏了本半球的人民与欧洲国家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以一种我不想加以描述的方式在这场荒唐的、时代错误的殖民主义冒险行动中站在联合王国一边。这种冒险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既无任何意义也无任何正当理由。为了避免对此产生怀疑，不妨让我援引一下撒切尔夫人在星期一所说的话。我将援引官方文件以便安理会能作出判断。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说是官方文件，我会乐意作出答复。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5月17日接受《独立电台新闻》采访时说：

“六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谈判。我已考虑了六套建议，并试图对每套建议提出我们的看法。这些建议均无结果。”

在回答《独立电台新闻》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时她说：

“但你知道特遣部队呆在那里，而且很活跃。你看到了那次突击行动的结果。人们只是希望该行动会对阿根廷军政府产生某些影响，并且或许会取得一种解决办法，使以前发生的事情不再(重演)。”

这位首相在这篇公开讲话中所谈的无非是一种实力地位。但话不是到此为止。当她被问到这是否意味着英国已尽了最大努力因而须由阿根廷来采取某种行动时，她回答说：

“……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如果他们要和平，只要他们撤军就可得到。”

这就是计划，这就是英国首相在所有会谈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但由于谈话内容不止这些，让我们继续听下去。接着讲的话我就不想重复了，这些话对阿根廷政府是极不尊重的。我尊重妇女特有的方式。我们总是必须尊重妇女。后来又提了一个问题。她被问到她是否准备不惜牺牲生命。她针对阿根廷总统这样回答说：

“因此，他必须下台，而靠谈判，他是不会下台的。他必须离开，而且我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来保证他离开。”

这就是所使用的语言，鼓吹武力的语言。我告诉帕森

斯大使说，我要从文件上援引这段原话，使大家对此没有任何疑问。我甚至可以把这份文件给他。她接着说：

“这是否意味着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们也一定要让他下台呢？这个代价比起遭到其他入侵来说要小得多。……所以他必须下台。”

我认为，昨天我们已亲眼看到阿根廷副外长以一种非常勇敢和非常恰当的方式回答了帕森斯大使提出的看法。英国首相接着说：

“要想知道与你谈判的人是谁，那是很困难的。你是在联合国与一位叫罗斯的先生谈判。”

“一位叫罗斯的先生。”这位大使很值得尊敬。他赢得了我们的喜爱和敬佩，因为联合国是一个不结盟的机构。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然而一个文明政府却是这样对别人讲话的：

“但是，你看，早在2月份我们就已经在同他谈判了。”

换言之，他们在2月份就同他会谈过这一点并没有多大关系。

接着就谈到一些更为严重的事，一些确实应该引起深思的事。这场混乱，这场动乱，这场毒化国际关系的事件，是同其最重要的盟国——美国政府一起挑起的。她在回答问题时说：

“里根总统打电话给加尔铁里总统说，‘我们听说你正在制订计划准备入侵。不要这样做’。”

你在哪里看见过自由和主权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呢？一个国家的总统，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强大，竟然可以对另一国的领导人说：“不，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那样做，那才是我所希望的。”这简直就是要人放弃主权。这是侮辱人，是可耻的，这实在是无法形容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事实还是谎言，但是联合王国首相无权把里根总统放在会引起拉丁美洲国家不满的地位上。说这话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今天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醒目的报道，其标题如下：

“美国看到它与拉美的关系受到挫折。”

〔1982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第1页〕

这篇报道还说：

“美国担心这场危机将破坏它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同上，第13页〕

这些话就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报纸之一所说的。我们拉丁美洲人并非来自土星或火星，我们并非来自另一个星球。作为安理会的一个拉丁美洲成员，如果对这种话置若罔闻，不加评论，那实在是丢脸。

《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流血事件业已发生，必须予以制止。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东西实际上是写得极为醒目的，而美国政府业已卷入。我想把那篇社论中的若干段落念一下，以便十分清楚地表明，拉丁美洲对英国、对站在英国一边的美国以及对不顾拉丁美洲是一个由经得起并值得尊重的国家组成的大陆而站在英国一边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怀着深刻的、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篇社论接着说，美国政府官员认为：

“由于决定在政治方面以及在有限的程度上在军事方面站在英国一边，美国在这一半球的政治领导已遭到严重的打击，而且这一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是无法弥补的。从近期看，要争取拉丁美洲支持美国在中美洲实行的旨在抵消古巴的影响和颠覆的计划，可能会困难得多。

“几年来苏联一直在寻找机会对南美洲施加影响，许多国家无疑会把它看作是另一个军援来源和南美的另一个出口市场。不管怎么说，这一趋势近年来一直在发展。

“华盛顿对英国的支持，在拉丁美洲已经被人们从种族的角度来看待了，因为英国人、美国人、欧洲人被认为是轻视‘拉丁美洲人’的，这会在本半球加剧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同上〕

这就是美国官员的评价。文章接着说：

“一位官员最近说，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方面，美国将会由于它站在英国一边并提供军事援助而付出代价，这一点已得到承认。

“他说：‘我们准备付出这些代价。我们的判断是，要是你放弃原则，代价就会大得多’。”〔同上〕

这些代价从政治上、社会上、心理上和文化上说都是很大的。文章还说，必须作很大的努力来为拉丁美洲人开辟新的市场，只有这样，关系才能更加成熟，对话才能开始。象我昨天所说的那样，这是未能理解拉丁美洲以及拉丁美洲人的文化价值。然而这次入侵，这次生命的牺牲，这次对阿根廷人民乃至对拉丁美洲的侵略，用美国官员的话来说，是在报刊公布真象的情况下发生的。据《纽约时报》说：

“政府意识到采取亲英政策意味着什么，因而试图限制其对英国立场的公开支持。它一再公开发表的声明都是支持协商解决，而不是英国人的胜利。它还拒绝谈论将向英国人提供何种援助，如果要提供援助的话。”〔1982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第13页〕

他们能够在美国这里掩盖政府的所作所为吗？昨天我在迈阿密机场，我买了一份名叫《迈阿密新闻》的报纸。我想告诉美国代表，我在这里的所作所为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我要她非常慎重地掂量一下她的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要她认识到它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当存在着友好关系时，说话无论如何必须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而不顾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当一个象我国那样的小国卷入时，情况就更是如此。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当然尊重美国的价值。但是当它犯了错误时，我们同样也很痛心。当存在着友好关系时，如果看到另一方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及某些基本原则遭到违反，我们就必须把感受说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友好关系，真正的睦邻关系。

在那份《迈阿密新闻》上，有一篇真正使人感到恐怖报道，标题是：“美国武器已为英国准备好了”。这篇报道讲的既不是战争贩子的叫卖，也不是临时采取的什么行动。文章在据“纽约时报新闻社”说这几个字后面写道：

“政府官员说，美国已指定了将转交给英国的武器，其中包括导弹和雷达。如果部队在福克兰群岛陷入了长期战争，就把这些武器给英国送去。”〔1982年5月21日《迈阿密新闻》，第74页〕

文章又说，美国装备将直接送往南大西洋。文章接着写道：

“……官员们说，数架 KC-135 型空中加油飞机已分配给英国。”〔同上〕

文章说，美国已加强了情报方面的支援，向英国提供有关出售给阿根廷的武器的情报，这将使英国能更有效地对付阿根廷的威胁。这种援助不是浪漫的、概念模糊的援助，而是具体的援助，这是一个真正应予关注的问题。这件事特别严重，因为这意味着在进攻前，在滩头堡筑成之前，就有了某种默契。美国海军与皇家海军讨论过此事。那篇文章说：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们说，配备了英国特遣部队的皇家海军陆战队也许能够在福克兰群岛上夺取到一个滩头堡。但这些美国人暗示说，英国可能会面临一场持久的、代价高昂的战斗。”〔同上〕

军事官员说，这一估价还不如那份由英美两国军官共同拟定的应急武器清单。那份单子上的装备已标明应迅速运往阿森松岛，再在那里装上英国的船只，运到派遣部队手里。政府——当然是指里根政府——官员说，应急武器清单上有地对空导弹和陆基雷达。这将使英国部队更易于抵御阿根廷的飞机。

安理会能想象出，要是由于美国提供了技术、计划、技术援助和设备而使阿根廷的飞机被击落的话，拉丁美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尽管这消息是由《纽约时报》提供的，但其中必有失误之处。对拉丁美洲人的良心来说，一个签署了一系列条约的国家不仅站在侵略者一边来反对阿根廷和拉丁美洲，而且甚至走得更远，走到如此可怕的地步，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令人恼怒。任何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肯定都会对此感到恼怒的。

然而，列入那份清单的远不止这些。美国政府官员接着还说了许多。提到了轻便罐。我不清楚这在技术上意味着什么，这种罐怎样使用。这篇文章说，如果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控制了一个起落跑道的話，这种罐可用来为“猎狗”式喷气机供油。该文接着

说,列入清单的还有工 程设备、加 热器、发电机和军火。

我认为,这确实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因为现在正在进行一场与殖民主义局势有关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正在可怕地破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正在严重地损害本半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说这一切,是因为让这信息传到华盛顿、传到国际社会是至关重要的。非洲国家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但它们属于英联邦,必须使它们认识到我们也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也许某个王国,某个联邦或某个国家会说:“我们比你们更文明。”这很好,让他们那么说吧。但殖民主义已被联合国禁止。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也必须听到这个信息。我们要让这信息传到亚洲和拉丁美洲我们的兄弟那里。

生命在丧失,整个和平共处和友谊体系正遭到牺牲。联合王国和那些站在它一边的国家似乎认为拉丁美洲国家是二等国家,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我们的命运。但它们想错了。拉丁美洲有它的使命,它在发展,在进步。它有它自己的地位,不是基于国际事务的地位。我们必须记住卡洛斯·桑兹·德桑塔马利亚、马耶博勒、普里比什、菲利浦·海勒拉这四个人签署的那份著名文件。文件说,拉丁美洲人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机构和制度,并重新联合起来。

撒切尔首相在这方面说的话还要多。我就要结束我的发言了。我不想拖长这次会议,但我要强调局势的严重性和联合国体系正遭到的可怕破坏。我要强调指出,这确是美洲国家体系的一次危机,而且在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许多民族和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有危机。我们必须把牌摊在桌面上。我们究竟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殖民主义?联合国决议是否还有价值?撒切尔首相说:

“福克兰群岛岛民是英国公民。……如果他们不能指望自己的国家来保护他们,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还有什么前途呢?”

当然,她的国家是英国。但是他们怎么能谈论这些是英国公民的人的自决权呢?这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又怎么能够仅仅因为英国要一群在阿根廷领土上的它的公民就破坏阿根廷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而发

动一场残酷可怕的战争,造成生命的可怕损失和其他恶果呢?

在谈到联合国决议时,她说,有许多联合国决议是没有约束力的。她说这些话的口气暗示,联合国对于联合王国来说算不了什么。难怪会采取这些军事行动。她还说:

“你们知道,事实是联合国决议本身不能使那些阿根廷士兵离开这些岛屿。它应该能够,但却不行。安理会也没有很多强制性的决议。”

当然没有。她还说:

“麻烦的是,联合国没有权力或权威来采取行动,以保证这些决议得到执行。因此,如果我们用外交手段、经济手段都不能使他们撤离,那么我们将不得不用军事手段来使他们撤离。”

决议之所以没有约束力,是因为有否决权。我们发现我们目前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敢肯定,有些国家私下对自己说,它们不愿意支持会遭到英国否决的决议草案。然而,这种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如果大暴发了一场危机,我们就应该正视它,而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让我们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和责任吧。如果行使了否决权,至少还有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屈服于联合王国这个比超级大国走得还要远的超级大国。这确实是不能允许的。

最后,我要再次援引撒切尔夫人的话:

“不幸的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实在太少了。……”〔同上,第5页〕

英国必定是其中之一。她说“太少了”,这不仅指拉丁美洲,而且显而易见,同时也指非洲、亚洲、欧洲——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当然,民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许有某些教授想讨论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撒切尔夫人接着说: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大使本星期回到了联合国。……他是来了解我们是否能说服他们撤离的。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他们不撤离的原

因实在费解。……要是他们决定不撤，那么我想恐怕我们只得动用武力使他们撤离。”

这时，采访撒切尔夫人的记者问她：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特使在联合国向阿根廷人发出的最后通牒了？是撤还是承担后果？”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次会议给了我们同样的信息。那次把一系列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混淆了。会议还讨论了这场冲突和这个可怕的困境，这一困境使联合王国与它最好的盟友对立。那次使用了使人相当吃惊的语言来描绘这种困境。北约说，是的，它支持英国，它了解在联合王国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说这是北约组织完全支持的一次行动。拉丁美洲为什么非得屈从于这种压力和行动呢？

最后，我想说明，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表明所涉及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我也试图强调这场危机的极端严重性。

我们这些作为我们各自国家发言人的人不是不敏感的。我们不能对发生在南大西洋和阿根廷半岛领土上的那种残杀无动于衷。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残杀。我们必须对英国说：“你们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你们不能继续进攻阿根廷。你们必须实行停火。你们必须撤军。”

当这一切发生以后，我们就应该授权秘书长，不过不是在此之前，因为不然就只不过是闹剧。如果你研究一下首相的话所反映的联合王国的想法，你就会发现其中有着摆脱不了的情绪。“如果你要和平，你就必须离开。如果你不离开，就会有战争。”但是这种说法不只是针对阿根廷的，也是针对联合国的。

在阿根廷要求使这些岛屿非殖民化时，英国对这些岛屿的领土要求是不正当的。非殖民化的要求被提出来了，但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尽管发出了最后通牒，英国提出的那些计划是可以接受的。阿根廷应该回到距马尔维纳斯群岛400海里的本土上去，而英国舰队却只后撤150海里。这150海里实属荒谬。阿根廷人应该撤离，但是舰队却可以再返回，而阿根廷部队显然无法从400海里之外及时赶回来进行抵抗。

曾经提到信义和欺诈的问题，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不能授予联合王国或任何其他殖民国家以信义奖。我们怎么能允许联合王国说他们只同意秘书长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并在由英国建立的公民立法委员会的帮助下建立行政机构呢？这不是真诚的邀请，不是我们应向秘书长发出的那种邀请。我们要在世界的这一地区结束殖民主义。

最后我要说，局势是严重的。它涉及安理会的声誉，特别是涉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声誉和责任。我们不能无视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这次流血事件终将使我们良心有愧，这样说不是耸人听闻。如果我们不履行我们的职责，如果我们继续听任危机加剧、听任本组织的信誉遭到败坏，那么这次流血事件将使在这里派有代表的每一个国家良心有愧。必须明确地、体面地、庄重地要求采取行动，以表示尊重受侮辱的拉丁美洲人民。

主席：现在我请想行使答辩权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今天上午，我们听了不少发言，这些发言多少还算温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存有这么一个幻想，以为在辩论结束时，我可能不必为行使答辩权而发言了。非常遗憾，现在我不得不这么做了，我不会使安理会会议拖得太长。

我不想炫耀自己的辩才，而在刚才的半小时左右时间里，巴拿马外长就一直在炫耀他的口才。我只想说明两点。

首先，我信守迄今我在这次辩论中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无论是昨晚我行使答辩权时的讲话，还是前天我代表我国政府所作的主要发言。

其次，我欢迎巴拿马外长对我国首相的观点作了如此广泛的宣传。对这些观点，无须多说，我是完全同意的。他的摘引是有选择的，并且加进了他个人的评论，而这些评论至少是不得体的。我只想从我国首相上星期四在下议院的讲话中再挑选两段来作为结束语。这两段话与在秘书长主持下已经举行的谈判有直接的关系。我国首相说：

“政府认为，它们”——也就是我们的最后

建议——“体现了我们为寻求和平解决办法而作的真正负责的努力。这种和平解决办法不仅维护我们立场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制止更多的人在南大西洋丧生提供机会。”

她在发言的靠后部分说了下面这些话：

“尽管这个临时协议不能使局势完全恢复到阿根廷入侵前的状态，但它还是忠实于我早些时候(在我的发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则的。如果阿根廷人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我们早就由于制止了更多的人丧生而获得大奖了。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准备作出合理的、实事求是的修改，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不准备妥协的。”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我想简单说几句以行使答辩权。如果不是联合王国代表说我的某些话是不得

体的话，我本来是不想这么做的。因此，我正式请求安理会澄清已载入安理会记录的某些话、某些颇为不得体的话。

安理会有十五位成员，在安理会的记录里我们发现每位代表姓名前的称呼均为“先生”，唯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除外，他是被称为“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这是极不得体的。我认为应该是“帕森斯先生”。我正式要求改为这个称呼。在联合国里不存在君主制度，不存在特权和爵位制度。我正式提出这个要求。

主席：本次会议的发言到此为止。

安理会将在明天上午10点30分举行的下次会议上继续审议它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下午2时15分散会。